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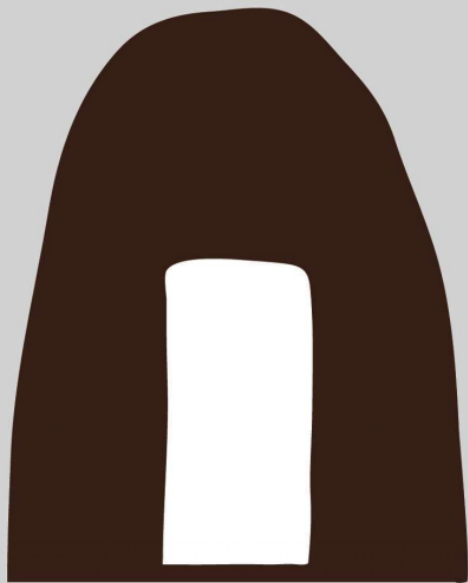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学固原丛书 王正儒◎主编

马金莲
著

Nan chang

难
肠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



文学固原丛书（第二辑）

马金莲小说集 《难肠》

王玉玺小说集 《失踪》

许 艺小说集 《说谎者》

樊大学散文集 《论语》札记

古 原散文集 《黄土墙上的月亮》

程耀东散文集 《在大地上过完一生》

单永珍诗歌集 《青铜谣》

王怀凌诗歌集 《中年生活》

周彦虎诗歌集 《杏坛春秋》

倪万军评论集 《叙述的困境——宁夏文学观察》



马金莲，在《十月》《花城》等发表小说，著有《父亲的雪》《碎媳妇》《长河》《马兰花开》《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》等小说集。曾获郭达夫小说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、首届茅盾新人奖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。

责任编辑：田 燕

封面设计：星 秀

地上有凌霜，薄薄一层，布底鞋踏在上面不断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声响匆匆的，一路响着，在村头的山嘴嘴上停下了，围巾下露出女人的脸，满脸急切地向着山嘴嘴下面张望。顺着山坡下一道坎儿，一个小小的院落隐藏在两棵老得趴了腰的杏树下。

ISBN 978-7-5544-1990-8



9 787554 419908 >

定价：36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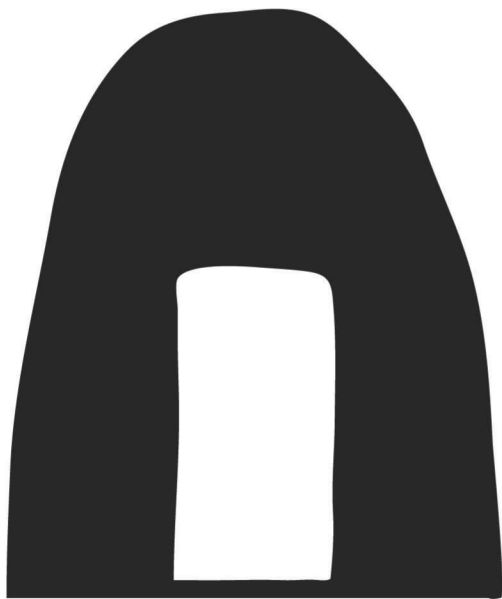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学固原丛书 王正儒◎主编

马金莲
著

难
肠

N a n c h a n g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难肠 / 马金莲著. -- 银川: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, 2017.5

(文学固原丛书 / 王正儒主编)

ISBN 978-7-5544-1990-8

I. ①难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04811号

文学固原丛书

难肠

王正儒 主编

马金莲 著

责任编辑 田 燕

封面设计 星 秀

责任印制 殷 戈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 版 人 王杨宝
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jiaoyushe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1428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 0005046

开本 787 mm × 1092 mm 1/16

印张 14.75 字数 172千字

印数 1500册

版次 2017年5月第1版

印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544-1990-8

定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文学固原丛书（第二辑）编委会

主 编 王正儒

副主编 郭 隗 李志坚 王成明 杨风军

编 委 王正儒 郭 隗 李志坚 王成明 杨风军

单永珍 李 方 倪金栋 王永伟 马金莲

总序

王正儒

2015年,固原市委宣传部、文联耗时近一年编辑出版了“文学固原丛书”第一辑共十四卷,包括各文类选集四册、各县区作品选集五册、个人作品集五册。我们在选编九册各类作品选集时尽可能突出普遍性,意在呈现固原市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平;五册个人作品我们特邀石舒清、郭文斌、梦也、火会亮、了一容五位作家各自选编了他们自己的作品编辑成册,这五位作家的作品大约代表着目前固原文学创作的较高成绩,也代表着新世纪以来固原市作家的整体风格和艺术追求。但这十四卷书并不是固原文学创作的全部,因为还有更多的作家尤其是青年写作者近些年来勤奋创作成绩斐然,所以在这十四卷书出版之后我们就着手选编第二辑“文学固原丛书”。

第二辑“文学固原丛书”从现有的固原作家中选出在各个文类如诗歌、小说、散文和评论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十位,诗歌如王怀凌、单永珍、周彦虎,小说如马金莲、许艺、王玉玺,散文随笔如程耀东、古原、樊大学,评论如倪万军。

本辑十位作家的创作各有其审美趣味,各有其文学追求,既有

固原文学传统的一面,又有超越地域影响而呈现出的大格局。如王怀凌的家园书写和人生况味,如单永珍在西部高地的精神漫游和神性书写,如马金莲对回族女性日常生活细腻温婉的观照,如许艺的才华和其作品中先锋小说华丽的背影,如程耀东散文中的知识者情怀和乡土叙述,如倪万军评论作品中的史观与方法论的启示,等等。从这十位作家的整体水平来看,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,如果第一辑五位作家代表着固原文学的突出成绩,那么本辑十位作家则代表着今日固原文学的普遍实力。

不过,若论及固原文学的实力,除了这十位之外还有更多的写作者以他们的才华,以他们对文学的挚爱,以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恋书写着各自的文学梦想。我想今天这若干册“文学固原丛书”的出版也不过是一个系统工作的开始,在以后我们还要持续推出其他作家的作品,尽力呈现文学固原完整的样貌。当然,编辑“文学固原丛书”,我们虽然想让读者诸君看到成绩和水平,但绝非夸耀,因为我们的重要目的在于鼓励作家的创作,在于引领地方文化向着有意义有价值的方向发展。至于这一点,我倒是希望“文学固原丛书”的出版能够得到更多读者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,以更大的社会力量来推动地方文化的发展。

最后,值得一提的是,在“文学固原丛书”的编辑过程中,固原市文联杨风军、单永珍、李方等在策划、选稿、编辑及上下联络工作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,这是要特别感谢的。

2017年4月10日

一种清苦的幸福

马金莲

最近又有啥作品？

你都是啥时候写作，哪来的时间？

是不是经常熬夜？

常常，有人这样问。问话的人，基本上都属于非文学圈，有领导，老师，朋友，同事，或者只是有着一面、数面之缘的陌生和半陌生人。

很多时候我只是机械地打着哈哈，尽量回避作答这类问题。因为不好回答。但也有人固执，问完了似乎真在等待我给予答案。

就只能简短地告诉对方，每年坚持写作并发表十万字左右的中短篇小说，是我如今给自己定下的常规任务，至于之外的，不确定。时间嘛，都是挤出来的。熬夜嘛，很少了，快奔四了，身体实在不允许了。

十万字，其实不多，也就是三两个短篇和一两个中篇。我给自己定的量不大，悠然悠哉地写吧。

表面看似悠哉，但是必须承认，内心其实时刻充盈着寂寥。

尤其全力以赴写完一部作品，画上句号的时候，主人公在我心

里,经过我血肉的滋养,然后成长在文字中,黑字白纸落下来,他(她)的故事只能遵循生活和命运的逻辑,我自己并不能左右,这时候我只能独自面对自己的空茫和失落。

茫然四顾,没有人相慰。有微微的狂躁,有不合,有惋惜,有缺憾,同时有了沧桑之感。

常常看着文字想,三几十年后的自己,还是否会坚持这份爱好,是否因为半途厌倦或江郎才尽而远离文字?难以预料,是与否,细想都有一丝怅然的感伤。

人生在世不满百岁,却总是无端地忧虑千年之事。

我也是。

三十岁走过,青春残留的乳味早就消弭干净,该是独立面对自己的时候了。独立面对诸多问题,内心,精神,思想,阅读中的取与舍,书写中的量与度,自我的审视,对民族、时代、苦难、群体、个体的打量、审视与反思,都是下一步需要面对的文学课题,将是一辈子的苦役。

幸好这些年已经习惯乐在其中,能很好地享受这份苦差带来的精神自由与痛苦。对,痛苦也是另一种享受。每天,身在现实里,心在文字营造的一个既遥远又贴近的世界徘徊。常常以惊诧好奇的目光静静打量外界的光影声色,然后一点一点把它们内化为幽暗深处的种子,用心血一点点滋养,呵护,裁剪,打磨,最后化作故事,讲述在文字里。

爱文学的人,大抵都是如此吧,表面平淡凡俗,和世界保持着良好积极的关系,内心有微微的分裂和时刻侵袭的痛楚。我们不说,别人不知道这些秘密,也不会明白这秘密的分量和珍贵。

风不来,花依旧灿烂地开,但花是抱着多少寂寞在枝头枯萎死去,谁又会明白。用文字做祭奠,缅怀每一个逝去的日子和凡俗日子里活过的故事,还有巨大的悲欢和微小的离合。文字是这样美

好,用文学的方式挥霍青春和生命,静静地看着自己的余生在字里行间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叠加,寂寥又安宁。

今后还是依旧会热爱美食,美服,往脸上涂抹淡淡的化妆品,偶尔在繁杂沉重的生活重役下抬起头向往一下诗与远方,顽固地热爱这凡俗的人间烟火和万丈红尘。

喜欢隔着书柜的玻璃望那些存档的样刊和样书,喜欢翻看这些年写下的手稿,喜欢静静地躺着咀嚼某个文本中的人物、故事和命运走向,喜欢沉溺在文学的世界里久久留恋。

没有人知道,其实这也是一种乐趣,一种幸福,相隔相望,内心寂寥,而人生,活着,谁没有寂寥呢。

借着文字说出来,也是一种幸福。所以,一直都很珍惜,这种清苦的幸福。

尤其当一些零散发表的文字,集合在一起,以一个集子的名义去面世,与作者而言,实在算得上一件重大的事情,因此内心有激动,有期待,有幸福,更有感念。

谢谢所有为此书出版做出努力、付出心血的领导、前辈、文友和编辑。

谢谢固原宣传部和文联提供的珍贵机会。

目
录

Content

总 序 王正儒

一种清苦的幸福 马金莲

中篇小说

老人与窑 / 002

坚硬的月光 / 064

短篇小说

难 肠 / 114

利 刃 / 132

口 唤 / 159

风 箏 / 174

老年团 / 193

中

篇

小

说

老人与窑

开始给队上放羊的那个秋天,我八岁半。

长期饿肚子,营养不良,我的样子远远不像是八岁的人,头大,脖子细长,两根腿子细得像麻秆,再加上我父母都是矮个头,我随他们,那时看上去,至多也就六岁的光景。我是家中老大,下面还有一大串弟妹,我们的一张张嘴巴就是一个个无底洞,成天围着父母喊饿,要饭吃。父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,便把主意打到了我头上。按说,我这个年纪能参加队上的劳动了,干一点拉牛拾粪捡柴的零碎活儿,好歹也能给家里挣半分工。可队长一看我这副外壳,就把头摇得拨浪鼓一样,说这么小,一天连少半个工也没法算。而和我一般大的娃娃,早就能挣回半个工了。

总不能叫我闲着吧,更重要的是,大家都饿着肚子。母亲决定叫我去放羊。她拉着我的手,我们去向队长求情。

我们队长姓唐,大个子,麻脸,外地人,说话口里爱带脏字,脾气也暴,动不动就会冲人吹胡子瞪眼,我们马家庄人没有不怕他的。所以悄悄起一个绰号给他,叫作唐铁嘴。

当母亲陪着小心说完来意后,唐队长端起大茶缸子,猛喝一口气,大巴掌一抹嘴巴,瞪圆了眼:你说啥?让你这娃子,跟着老疯子去放羊?!

母亲赶紧点点头,从背后拉出我,使劲往前面推。我害怕极了,

慌乱地冲队长胡乱点着头。

就你家这瘦猴儿？队长一皱眉，大手一伸，便将我提在手里，提得我四脚悬了空。我觉得自己连气也喘不过来了，就脚手乱抓乱蹬，拼命挣扎。

哈哈——唐队长丢开我，奶奶的，屁小子挺硬邦嘛，去吧，从明儿起，每天给他记半个工。

母亲松了口气，一连声说着多谢、多谢队长。千恩万谢辞了队长，拉我往回跑。

妈的巴子！真他奶奶的——我听见身后唐队长在一个人念叨。

直到家里，我的心还悬在半空。

临睡前，我抱着母亲的胳膊抹眼泪，我不想跟上老疯子去放羊，那是个古怪的老人。平时我们一伙顽皮小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可见了他，老远就溜开了，躲还来不及呢。现在叫我去跟他放羊，这不等于把我往悬崖下推吗？即便可以挣回半个工，多分点口粮，我也不愿意去。

母亲推开我，拿过针线，将我外衫和裤子上那些破得露肉的地方一一缝补了。父亲给我拾掇了一个羊鞭，鞭子的榆木把儿立起来，比我个头高出一大截，鞭梢是用破布条儿搓成的。另一头，还装了个小小的铁铲头。他把鞭子立在炕沿边，顺手摸摸我的头，没说话。但我知道，放羊的事儿就是铁板上钉了钉子，我非去不可，没有退路可走。

第二天，一大早，我便跟上老疯子出山，正式做起了羊倌。

可能唐队长早就打了招呼，老疯子对我的到来一点也不意外。当我拖着羊鞭，来到羊圈门前，圈门大开，他正站在门口看着羊群往外走，嘴里嘘——嘘——吆喝着。饿了一夜，羊群早就等不及了，一只只往外乱跑，一时在门口壅住了，三五只羊你争我抢，互不相让，他挥动鞭子，乱甩几下，门口登时松动。我站着傻呵呵看，不知

道该干什么。最后一只羊离开圈，他这才回过头，冷冷看了我一眼，一言不发，抖抖肩上的羊皮袄，身子一颠一颠地去追羊。我愣了一会儿，忙小跑着跟上去。

我们生产队是大队，羊群自然也大，白花花一大群，在前头跑，老疯子腿子一跳一点在后面拼命追。他右腿残了，软软垂着，明显使不上劲，倒成了左腿的拖累，得左腿拖着它赶路。他基本上不是在走，而是在跳，右手里一根歪脖子木棍在地上点一下，左腿赶紧迈一步，再点一下，再迈一步。这样不停歇地走下去，就跟着羊群前进了。他一跳一蹦的样子，像一只癞蛤蟆，尤其跟在调皮的羊群后面奔跑，他哪里是在跑呢，分明是在跌跌撞撞地蹦呢。我禁不住偷偷地乐了。

羊都很瘦，和挨着饥荒的人们一样。山野外没有多少草料可吃，它们便常常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。饥饿令它们显得神情急慌，队伍散漫，沿一条小路直往前面窜。穿过村子，翻过一座山，一片巨大的山洼出现了，它们才慢下来，埋头吃草。我这才有工夫停下来喘一口气。这一路跟着羊群奔跑，可把我累得够呛。

我发现这山洼呈簸箕状，向下看，遥远的山脚下才是耕地的范围。整片山洼，连着附近的几个山谷，都是草地。是放羊的好地方。附近好几个生产队的羊群，也赶来在这里放牧。绿中呈黄的秋草地上，向着远处看去，羊群像一朵朵落在地上的云彩。这里撒一撮子，那里游动着几片，不怎么白，但是很显眼。

我们的羊群停在半山腰处，不用人吆喝，它们自己啃草去了。这一路追撵羊群，老疯子明显累得不轻，脸一直红到了脖子里。他掀下头上的烂草帽子，一屁股坐在个草墩子上，呼呼喘气。我感到脚底板在隐隐作痛，脚心里好像扎上刺了。幸好我打小儿就常常光脚，只要没进入寒冬，我妈就舍不得给我穿鞋，我这两脚板子早练得皮粗肉糙，一般的硬物根本伤不了它们。我也拣一个草墩子

坐下，抱起脚，拔脚底的刺儿。是一种叫作扎蓬的野草，将它们的刺儿扎满了我的脚心。这种刺头小，根大，很好拔，一会儿工夫，我就全拔光了，有一小把。

我偷偷打量老疯子，他脱了羊皮袄，显出身形来。他身子高大，干瘦，腰弯得很厉害。上身的汗衫子显得十分宽大。从我记事起，每到天气热起来，都见老疯子穿这件衫子，有两三年了吧。开会挨批斗时，被押到公社游行时，打饭汤汤时，都穿这件衫子。要是上山放羊，他会在外面披上老羊皮袄。我这是头一回近距离打量这件汗衫。它实在是太旧了。我家穷，我和弟弟妹妹总是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，看来他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。去年，我父母用队上给的救济布，给他们两口子每人缝了件衫子。像老疯子身上这么烂的衣裳，在我家也早被拆洗了，改成小孩的衣裳，或者做了婴儿的尿布子。

这样的衣裳只有老疯子还会穿吧。也只有他才看得上穿吧。已经算不上一件有模样的衣衫了。后背和两个胳肢窝处分布着几坨子汗渍，一看就是年深日久了，汗渍和草汁、尘土浸成一片，颜色很深，像被娃娃的屎尿糊过似的。裤子的膝盖上趴着几片补丁，老白线缝上去的，针脚大得惊人，补丁分布得一点也不规整，横七竖八的。他脚上的鞋子就更寒酸了。不知道哪个女人给做的，（这时我隐隐记起，好像我奶奶曾经悄悄给做过两双鞋子，奶奶说离乡人可怜，就给做了。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，我记不清了）模模糊糊可以辨别出，鞋面是黑条绒的，底子是手纳的千层底儿。他一双脚板大得出奇，做这么一双鞋，肯定要比别人费力得多。

我瞅着老疯子的脚面，默默猜想，究竟是哪个女人做了这一双鞋呢？奶奶做的肯定已经不存在了，不会穿到今天还能穿的，一双布鞋，是很容易烂掉的。不管怎么说，眼前老疯子的鞋帮子脱了，有粗麻绳子重新串过的痕迹。可能为了更牢固点，他还给左右鞋